



2019年
中国
随笔
精选

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

长江出版传媒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2019年中国 随笔精选

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2019
中国
年选系列
★★★★★
2019
NONOBUO
ZHUANXUA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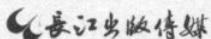
2019年中国随笔精选 / 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20.1
(2019中国年选系列)
ISBN 978-7-5702-1389-4

I. ①2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259747号

责任编辑: 马 蓓 陈 聪
封面设计: 徐慧芳

责任校对: 毛 娟
责任印制: 邱 莉 王光兴

出版: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: 18.375 插页: 2页
版次: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
字数: 270千字

定价: 35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编选说明

每个年度，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，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。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，然而，时间的波涛不息，倘若不能及时筛选，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，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。观诸现今的出版界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，专题性的、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，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，则甚为罕见。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。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，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，与我部合作，由我部负责编选，由他们负责出版，向社会、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，此举实属难能可贵。

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：中篇小说选、短篇小说选、报告文学选、散文选、诗歌选和随笔选六种。每年一套，准备长期坚持下去。

我们的编辑方针是，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，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、题材热点、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。同时，我们坚持风格、手法、形式、语言的充分多样化，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，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，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。

我们认为，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、引导、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，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。除了示范、引导价值，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、资料文献价值、培育新人的价值，等等。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，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

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，具体的分工是：

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；

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；

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；

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；

诗歌卷由霍俊明同志负责；

随笔卷由纳杨同志负责。

中国作协创研部

目录

文化视点

- 楚辞笔记 / 张炜 003
- 杜甫：大唐由盛转衰的记录者 / 阿来 012
- 击缶歌·雉 / 胡竹峰 018
- 对影成禅，汉字刀兵 / 张金凤 024
- 为什么那么多人学英语？ / 张华 035
- 博览群书这样的思路，是害人的 / 穆涛 037

光影流年

- 乡间的系年 / 杪楞 041
- 岁寒青牛 / 白庚胜 049
- 来来往往 / 朱以撒 057
- 第一千尊石像 / 王枣燕 064
- 母亲的厨房 / 吴奎 070
- 我们去打酱油的那条路 / 陈思呈 074
- 小酒馆 / 杨俊文 079

人物影像

老阿姨 / 凌翼	087
民歌红梅 / 贾平凹	101
所思在远道(外一篇) / 毕亮	103
我亲爱的奶娘 / 黄蓓佳	108
祖父是村里最年长的留守老人 / 王选	123
母亲与字 / 徐海蛟	131

人文地理

京都花之什 / 肖复兴	143
五夫镇, 半亩方塘活水来 / 奉荣梅	162
在山里 / 张蛰	172
心是所有的千山万水 / 纪尘(瑶族)	175
杏林杂记 / 陆涛声	191

生命情思

归去来兮辞 / 汪天钊	201
离祖国最近的四天 / 杨建军(回族)	207
雨 / 安宁	217
认真审视一棵树 / 陆春祥	227
火车进站 / 梁鸿鹰	244
天冷了太阳最温暖 / 刘洁	255
他乡故知是麻雀 / 龙仁青	265
讲述者 / 李达伟	273
跳跃的河山 / 李俊玲(布朗族)	279

文化视点



楚辞笔记

张 炜

战国的激荡

战国时代，战乱频仍，民不聊生，整个社会动荡不安。当时除了“战国七雄”，还有其他诸侯及地域强人攻城略地，争夺不息，那是一个充斥着暴力血腥的世界。无数生命消失在混战、饥饿和瘟疫中，人类为生存付出的代价之大超乎想象。处于这样的历史时期，生活简直就等于挣扎，一切幸福似乎都谈不上。物质的生产与积累困难重重，那么进一步考察精神层面，又会是何等状况？

这大概要进入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。

人处于动荡不宁的时代，就意味着更多的奔波，要饱受折磨，因为在一个需要不断规避和抗争、牺牲频频发生的时世，个体并没有太多的选择。可也就在这样险峻艰难的客观环境中，在拼搏与砥砺中，人的能量又往往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激发和释放。一些极端时刻，人性会变得较少遮掩和伪饰，似乎可以从不同的方向表现出一种极致：残酷和怜悯、暴虐和仁慈、贪婪和慷慨。人类为战胜悲剧挣脱绝境所投入的奋争，与黑暗对峙所投射出的生命之光，将会格外地强烈和炽热。这成为人类一些特殊的生命时段，这期间各种元素的交织，无数力量的纠缠，将时代活剧上演得淋漓尽致。战国正是一个时代，它是人类历史上鲜有比拟的一个特异时期：一方面荒凉凋敝，民不聊生生灵涂炭；另一方面又表现了罕有的思想飞跃和灵感激扬。

精神和艺术的奇迹在这个纷乱的时代里孕育诞生：继绚丽的《诗经》之后，《楚辞》出世；诸子百家，星汉灿烂；被叹为千古奇观的“稷下学宫”诞生于齐国都城临淄稷门，成为一场历时百余年的思想与学术的盛宴。学宫

集天下卓异，辩理说难，纵横捭阖。当年连权倾一时的重臣和权力盖世的君主，都投入了这场旷百世而一遇的思想大辩论。稷下文气之盛，辞锋之利，可谓旷百世而一遇。

战国是一个苦难深重、血泪交织的群雄割据之期，也可以说是一个精神之域群星璀璨、艺术空前繁荣的伟大时代。大思想家孔子东行齐国，在首都临淄听了盛大的《韶乐》演奏，竟然陶醉至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。那是怎样一场华丽的视听盛宴，今天也只有想象了。确定无疑的是，它出现在齐国都城临淄，就发生在那个剧烈涌荡的战国。

我们不禁要问：与苦难并行的还有什么？与残酷的七国争雄同时呈现的还有什么？是遍地饿殍，四野哀号，一场接一场征战；声名狼藉的机会主义者和大阴谋家生逢其时，张仪苏秦，摇舌鼓唇，各色人物层出不穷，他们在大地上穿梭往来，翻云覆雨，合纵连横。这既是少见的大乱世，又是历史的大舞台。在一个充分“激活”与“激荡”的时代里，生命中的各种能量都被呼唤和调动出来，呈一时之雄健奇伟。

我们或许找到了一个恰当的词汇，从某个侧面和角度来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命名，这就是“激荡（激活）的时代”。

战乱与纷争必然导致群雄追逐，苍茫大地上有可能出现许多相对独立的板块。这可以是一些稍稍封闭的空间，成为一些自治状态下的较少互扰的分立的单元，在最小的局部甚至会有一潭静水。类似的状态即便保持很短一段时间，也将显现特殊的意义。这里会有一些人与事的特例或个案发生，比如时代的窥视者和蓄养者、弃世遗世者、个体的思悟和修炼等等。因为生活再也无法在不同的角落里整齐划一，纵横交织的混杂格局中，有一些潮流无法席卷和涤荡的边缘地带，这里，呈现压倒之势的强力一时未必悉数抵达。偷安和喘息时有发生，而这一切正是得益于战乱，借助于分割。

在一些偏远和封闭的角落里，一部分思想与精神的特立独行者一旦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，就有可能焕发出惊人的创造力。他们作为个体的力量，这里主要指心灵的能量，会在这个空间里得到一次惊人的挥发。纵观历史，这种情形似乎是常常发生的。反过来，当整个世界安定下来为之一统，族群和地域的壁垒全部消融之后，一些独立的空间也就不复存在。地理意义上的整齐划一可以是“盛世”，是繁荣的基础和机遇，但在许多时候也意味着精神与思想的集中和同质。如此一来也会妨碍千姿百态的呈现。艺术和思想的完

成必须强化个体的意义，必须预留相应的空间，而这些条件的逐一达成，有时确实需要寻觅一些特别的历史机缘。

在波诡云谲的战国时代，有一些胆大包天、狂放激切的纵情想象，比如大九州学说的创立，比如纵横家们日服千人的旷世辩才。这样的奇才异能也唯有那个时代才能出现。我们只能说，在一个纷争急遽、冲突四起的时空中，在一种危机四合的环境里，生命只有做出一次次极端化的拼争才能实现突围，甚至将生死置之度外才能谋求发展。也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，人类竟然谱写出一些最为壮丽的篇章。

展读整部人类史，我们还很少看到与战国时期相类的精神格局，大致接近的，也许还有魏晋和清末民初。这都是一些极其混乱动荡的社会，是时代将要发生巨变或正在巨变的过渡期。在这样的境域下，大多数人都面临了生之危境，都要被迫投入激烈的竞争，非如此而不能维系生存所需，失去延续生命的唯一机会。许多时候，人们除了挣扎反抗再无其他选择，振作和奋起成为一种必须。从大的方面看，安逸不再，不安和恐惧频频袭扰，人们不得不对严酷的周边环境做出迅速反应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它催生出的思想与精神之果会是十分惊人的，甚至与另一些时代大异其趣：深邃、昂扬和特异，极度地哀伤或沉醉、阴郁或沉湎，逼人的绚丽和完美。

屈原和他的千古绝唱《楚辞》，便是这样的经典范例。

《楚辞》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瑰丽的个人创造，其诞生的时空通常被称之为“战国”。屈原是这段历史的深度参与者，既是一个被伤害者，又是最大的呈现者。他是这个时代的产儿，是滔滔洪流中的一滴。他的诗篇记录了这样一滴水怎样飞溅，怎样汇入激流，怎样与时代巨涌一起激荡而下。这些记录就是他的动人的吟哦。《楚辞》同诸子百家的璀璨思想一起得到了保留，成为中国文明史上的“双璧”。

后人面对一部《楚辞》，发现它源于心灵的想象是如此奇异，惊心动魄，绚烂斑斓，以至于不可思议。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，在这样的创造面前，都将无任何艺术能与之混淆，更无法取代。这是空前绝后的精神与艺术的奇迹，可以说容纳了一个时代的全部隐秘和激情，这一切皆汇集于一个特殊的生命。

时代将人逼到了绝境，而绝境又驱使生命走向巅峰，无论是呼号尖叫，还是心底之吟，都会逼近前所未有的强度与高度。就精神和艺术而言，时代

确有大小之分。诗人不得不在一个混乱而严酷的时代里奋力突围，这是不可懈怠的。这种生命的冲决与奔突付出了惨烈代价，这一路燃烧滴落的灿灿金粒，足以为整个民族镶上一道金边。这正是诗人的光荣与宿命。

后来者期待获得一个超脱的视角，以冷静地评判鉴定过去的时代。他们想从中找出得与失、哀与幸，区别出个人和集体、潮流与水滴。这是一个大碰撞、大选择和大融合的时代，人生如此，思想和艺术也是如此。在各种交织冲击和纠缠搏斗之间，生命最终爆发出惊人的亮度，把历史的长空照得通明。

瑰丽的南国

《诗经》诞生的时间稍早于《楚辞》，它形成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。从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中，我们较少看到有关南国的描述。“诗三百”中只有少量诗篇属于当时的长江流域，更多的则是北国的民歌，就一部艺术记录的特质而言，它的气息基本上是属于北方的。我们或许想从中更多地窥见南国的瑰丽，以满足对南国的某些神秘感的想象。实际上当时的南方，比如楚地，同样有一场艺术繁密茂长，其温润的气候、辽阔的土地，也蕴藏了激动人心的吟唱。这些歌声的质地与干冷粗犷的北方大为不同。在今天看来，《诗经》所记录的世界似乎呈现出一种相对封闭的北方性格；而楚地的歌唱也有强烈的地域性。在那个当时尚未知晓的南方地区，绚烂逼人的艺术之花在浓烈地盛开。当历史的幕布被一点点拉开，人们终于听到了楚地的声音，看到了另一场生命的壮丽演绎。

在巫术盛行的沅湘两岸，那些野性而粗悍的吟唱振聋发聩，充满了旺盛蓬勃的生命力。战国七雄之中楚国疆域最大，广袤的土地上江河蜿蜒纵横，高山连绵起伏，在丘壑水畔，在大自然的无数褶皱里，生活着一个刚烈勇武的族群。他们操着北人听来有些费解的“南音”，以忘我的歌唱邀请神鬼共舞，倾诉衷肠，虔诚地仰望祈祷，渴盼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得到挽救和帮助。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，他们借助于这种特殊的仪式，让另一个世界的力量加入进来。后来，这似乎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中十分依赖的方法，以追求神奇之力。

人鬼神三者相互交织的精神世界，是楚地所特有的一种共生状态，这在

《诗经》里并不多见。在楚人巫气弥漫的吟唱中，我们感受的是另一种文化，它扑朔迷离，笼罩着湿润浑茫的雾气，闪烁在崇山峻岭的阴影之下。由于南部地区阴湿温热，水汽淋漓，所以植物得到更多的灌溉和滋润，往往有更加茂盛的生长，于是很快绿色攀爬蔓延，给大地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植被。在这种自然环境中产生的歌吟，其风貌以至于内容当然会有不同。它阴气浓盛，怪异而野性，一切皆与北方有异。水汽和阴郁，茂长和放肆，在这些方面可能要超过“诗三百”。总之，它们的审美特征差异显著。

屈原是这些吟唱者当中最杰出的人物，也是一个集大成者。他吸取了楚地丰沃的滋养，伴随了一场深沉而放纵的生长。最终走向了个人开阔而独异的音域，成为一位辉映千秋的伟大歌者。

如同宿命一般，当年周王朝的采诗官没有抵达南部，或者说涉足尚浅，也就把那片未曾采撷的幽深土地留给了后来，留待另一场惊心动魄的演示。打开《楚辞》，好比大幕开启，人们马上看到了一个耳目一新的国度，它远不同于黄河流域，从现实物质到精神气质，一切都呈现出迥然有异的面貌。他们的吟哦时常发出“兮”和“些”的声音，那是不同于北方人的拖长的尾音，也许相当于“啊”和“嘿”。当一阵阵“兮”“些”之声从浓浓的雾气、从崇山峻岭之间传出的时候，会形成一种由远到近的震荡，一种声音的诱惑。那些置身于大山深处的呼号者令我们好奇：他们有着怎样的生活。怎样的故事，怎样的劳苦奔波，咏叹竟如此浑厚悠长。

这些声音伴随着楚人的生活，化成动人的旋律一层层回荡开来。开阔的音波将我们囊括笼罩，强大的磁性随之将我们穿透击中。我们迎着声音走去，带着一缕惶惑、迷离。怀着费解的心情一点点接近它。苍苍山水迎面而来，雾气退向两侧。我们看到了具体的人，看到了一些清晰的神色。他们就是南国的生命，是黄河之南的长江淮河流域，是一个陌生的世界。楚地不同的精神和文化，需要北方人重新适应，就像需要慢慢化解他们的方言一样。在这片土地上，人们要生存，也须奋力劳作，迎接和抗争无测的命运。他们在追逐物质的同时，也会收获一份精神的享受，获取闲暇和愉悦，发出各种各样的歌吟。

楚国民歌与巫术结合一体，显现出另一种颜色，有特别的诡异和灵动。那些费解的词语、地域的隐秘，还要等待我们去进一步破解。铁马秋风塞北，杏花春雨江南，大自然的神奇馈赠是如此丰富，在干燥寒冷的北国表现为肃

穆，而到了南国却是另一番风貌韵致。这里的生命接受大地的孕育，自然山水赋予他们独有的灵性，让其焕发出不可替代的创造力。

我们不禁设问：楚地之神从何而来？巫术从何而来？它们又如何接受人间的邀约？这一切实在难解。在这片雾气缭绕的土地上，无数神奇都仿佛自然而然地发生，以至于成为生活的常态，化为人们精神的呼吸。在北方人看来，南方即便远离了宫廷的肃穆庄严，也会寻觅到另一种强大的依赖：接受灵异的襄助。这需要通过一场超越世俗权力的接洽仪式，从而进到另一个时空维度。在那个遥远而又切近的神鬼世界里，有着不同的法则，正是通过对这种法则的寻找、求助以至于依傍，南国才获得了信心。他们通过时而婉转、时而狂放的嚎唱，让一场场邀约成功，让一种信心凸显。就在这群声呼号放歌之中，无可比拟的、令人震悚的威力一点点释放出来，极大地强化了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力量。正是在一种神秘外力的支援之下，南国才得以世代繁衍、发展和壮大。

诗与思的保育中心

人类常常有一个幻想，就是使杰出的思想和艺术能够在最美好的社会环境中生长，而且自始至终得到小心翼翼的关爱和护佑。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。多少人渴望这样的盛世：人类享受普遍的宽容与恩慈，可以专注而深入地思索和创造，从而诞生出最为甜美的思想和艺术的果实。虽然这种一厢情愿的期待总是破灭，却也仍旧绵绵不绝，因为这种盼念既合理又美好，绝没有理由让人们放弃。这当然是一种理想主义情结，而任何理想主义都有可能现实中撞得粉碎：那样的一个时代似乎是不存在的，“诗与思”的保育中心是不可能存在的。历史上固然曾经出现了一些权高位重的庙堂人物，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去维护“诗与思”，甚至真的动手筹建一座座“保育中心”，如战国时期名动四海的“稷下学宫”就是这样的范例。有人要让创造者获得优良的物质条件，让他们幸福安逸地运思和歌唱。那些拥有极大权力的人。愿意看到受其保护的人尽情发挥绚烂的才情，衣食无忧且不受伤害，表现出无穷无尽的创造力。当这个心愿稍稍得到实现时，这些得意的庙堂人物就有一种空前的欣喜和兴奋，甚至还要亲自加入“诗与思”的队伍，同歌共舞。

只可惜这个过程往往极为短暂，生活渐渐还是要露出它残酷的真容，接

下去可能是更大的痛苦与跌宕。而在这之前，那些所谓的安逸的角落，“诗与思”已经在不同程度地发生蜕变。它们未经风雨，稚嫩而细弱，经受不住大自然的摧残，随时都可能凋落，变成一地残枝败叶。在庙堂权力者筑起的篱笆中，最终他们也很难随心所欲地放纵自己，不能自由而野性地生长，无法枝壮叶茂、粗悍和强盛。说到这里，人们自然会想到一些典型的例子，除了齐国的稷下学宫，还有盛极一时的“养士”之风。齐国的孟尝君、赵国的平原君、魏国的信陵君、楚国的春申君，都以“养士”著称。这些诸侯权贵们邀集文人策士，筑坛兴学，莫不叹为观止，可惜最终无一例外落个惨淡结局。权贵们或与吐放大言的学士们说不到一块儿去，甚至引起了强烈的冲突；或者因为其他变故，总之好景不长，大家不得不作鸟兽散。

权力荫庇之下的环境尽管平安温煦，可是置身其中的人仍要警醒，吟哦的声音还是要放低一点，最好不要惊动另一些人的安眠，不要打扰他们。这隐隐的担心，事实证明是十分必要的。“诗与思”的稚绿小心翼翼，缩手缩脚，在没有光色的午夜稍稍地伸展一片叶芽，又极可能在黎明之后的强光下很快枯萎。幸免者随着时间的延续，会渐渐松弛下来，但仍然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摧折，会发生剧烈的冲撞。他们这时要无所顾忌地呼号，激烈争辩，撞击之声惊动四野。一些好奇的倾听者汇集过来，这种围观一定会引起不安。无论是观望者还是呼号者，终究还是要被驱散。整个过程提醒所有的人：王国需要安静，尖音是不能持久的。

回望（春秋）战国，人们不禁会想到孔子这位大思想家，他多么需要一个与其精神相匹配的王国。鲁国不是这样的地方，于是他离开了，去了周边许多国家。那些地方大都和鲁国差不多，所以孔子和他的弟子才有漫长的跋涉和颠沛流离，直到晚年都没有找到一个理想之所。最终孔子还是回到了鲁国。返回鲁国后，行将老去的孔子开始修订《诗》《乐》和《易》，这成为他晚年最有价值的劳作。死亡之前他做了一个梦，吟道：“泰山其颓乎！梁木其坏乎！哲人其萎乎！”（《礼记·檀弓上》）孔子梦见屋梁要坍塌，泰山要崩毁，发出了最后的绝唱。

齐国曾是战国时期的群雄之首，物质繁荣丰饶，艺术灿烂辉煌，拥有天下最好的战车和宫殿。在这样的鼎盛之期，齐国君王心有余裕，想起来要修建一座“诗与思”的“保育中心”，这就是流传千古的学术和艺术的佳话，即创建“稷下学宫”的壮举。当时天下第一流的思想者全都汇集稷下，在此

雄辩滔滔，豪情万丈。大学者享受第一等待遇：荀子曾担任过学宫祭酒，配有豪车华屋，宫中学人也生活优渥，如孟子“受上大夫之禄”，拥有相当高的爵位和俸养。他们可以吐放大言，无所禁忌。狂言与志向，言过其实和虚幻想象，一切兼容并蓄。这是那个大时代一页骄人的记载，是斑斓闪烁的历史之章。可就是这座历时一百五十多年、惊艳天下的著名学宫，其结局又是如何？整个故事仍旧是概念化和老套化的，那就是权力者与思想者的对立，是孟子离去，荀子沮丧。

原来庙堂权势人物不过是叶公好龙，是一些玩文化者。是的，在他们眼里，文化是鸟雀一类的东西，也可以豢养和玩耍。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，真正的诗与思一定是各具锋芒的，会直抵生命的深处，与庙堂的辖制格格不入。那曾经令孔子“三月不知肉味”的《韶乐》之美，也不过是礼仪所需，属于庙堂之乐。

在庙堂所圈定的篱笆中，真正深刻的“诗与思”仍然不被兼容，无处藏身。让我们的思绪从春秋战国荡开，进入所谓的盛唐，感受唐诗的际遇。那些最著名的诗人命运各异，但可以说其中最卓越者，仍被先后放逐到大唐广阔的土地上，成为一群四处奔波的游荡者。李白和杜甫，几乎一生都在旅途之上，他们绝少安逸：“欲渡黄河冰塞川，将登太行雪满山。”（李白《行路难》）“岁拾橡栗随狙公，天寒日暮山谷里。”（杜甫《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》）就在这风雨摧残、烈日暴晒之下，他们吟哦和记录，留下了深刻的生命痕迹。和李杜类似的一些人物，他们或行进在逃亡的队伍中，或辗转在饥饿的大地上，在贫瘠艰困的生存中书写个人的文字，几乎没有什么例外。那些有过庙堂生活经历的人，偶尔也沉醉和幻想那一段日子，甚至有点恋恋不舍，但跻身宫殿与厅堂的生活，却让他们的心灵时常处于一种煎熬的状态。流离而出，奔向远方之后，他们才能大口呼吸，焕发出勇气，获得身与心的自由；面对美丽的大自然，那种放纵的想象和浪漫才显得无比动人。即便是艰辛拼争之下的呻吟，也那样哀恸肺腑，其吟哦和歌唱都达到了一种极致。就“诗与思”的生长来看，一个人是这样，一个群体也是这样。我们真的找不到精神的保育中心，而且不可以存有这种幻想。

安逸、和平、丰厚的物质与社会环境，各种强有力的庇护，既不会凭空降临，也不会天长日久。对于思想者和诗人来说这只是一份过分的奢望，最好不要期待；事实上只有摆脱了现实物欲的羁绊，才能够让心灵安顿下来，